

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蕩寇志

## 第一〇七回 東方橫請玄黃吊掛 公孫勝破九陽神鐘

卻說當日李應在鎮陽關上，望見飛虎寨煙塵陡亂，震響之聲不絕，大驚失色。魏輔梁登關一看，驚道：「此必地雷轟炸也。怎的二位鄒將軍，不聽我言語，中了奸計？」李應及眾頭領聽了，無不駭然。不移時，有幾個敗兵逃來道：「不好了！飛虎寨敵兵堅守多時，忽然槍炮絕聲，寨門大開。二位鄒頭領統眾入寨，那廝重複轉來奪寨，相持許久，那廝退去。全寨地雷轟發，鄒淵首先轟死。鄒潤急忙奪門逃出，不防腳下地雷又發，亦隨即殞命。小人幸不當地雷道路，得以脫命，看那城牆，已盡行轟陷。」李應聽罷大怒道：「萬不料陳希真這賊道，放出如此毒計來！」輔梁道：「二鄒真凶莽！槍炮絕聲，寨門大開，顯是奸計。但此事卻也奇怪，鄒將軍進城多時，地雷方發，點地雷的果是何人？」看官，原來這巧法亦是劉慧娘的，名喚「鋼輪火櫃」。其法用五寸正方鋼匣一個，下鋪火藥，上有一軸，軸上一輪八齒，每齒合一片利鋒瑪瑙石，旁有一枝鋼條，逼近瑪瑙尖鋒。那軸一頭有盤腸索，連著一個法條大輪，又一頭有小捩子捺住，旁設機輪，與自鳴鐘錶相似。走到分際，撥脫了捩子，那法條輪便牽動盤腸索，拽得軸輪飛旋，瑪瑙尖鋒撞著鋼條，火星四迸，火藥燃發。當日希真與慧娘等破了飛虎寨，欲依輔梁密計，詐敗一陣，以使輔梁深信於李應，又不甘心空棄這飛虎寨，清晨差五千掘子軍，將各城牆上都栽埋了地雷，通了藥線，只等賊兵到來，便將數個鋼輪火櫃，開好機括，四路接著藥線處理下，棄寨而逃。二鄒不知就裡，果中其計。當時地雷炸發，將飛虎寨城垣堆堞，盡行化為灰燼。祝永清等重複入寨，廷玉到希真處報捷，兼請再攻鎮陽關。希真道：「目下未有心腹勇士，魏老一人恐其掣肘，不如緩圖為妙。」當時希真假攻鎮陽關，永清假由飛虎寨攻賣李谷，攻了五日，輔梁替李應設了一計，奪回飛虎寨。希真、永清一齊收兵，回歸山寨。

那李應因二鄒陣亡，飛虎寨城郭盡壞，懊惱之極，便對眾頭領道：「自今日以往，有不聽魏先生吩咐者，定以軍法治之。」眾頭領無不凜然。輔梁道：「陳希真那廝真是名不虛傳，他於既敗之後，尚能覆我偏師，毀我城池。」李應便請輔梁住城中，輔梁道：「小弟山野疏散，煙霞成癖，不樂囂居城市，吾兄必如此留我，是又拘囚我矣。吾兄勿憂，脫有風吹草動，小弟無不前來。」李應知不可留，因歎道：「先生真高人也。」輔梁辭別，仍坐著香藤轎回山。李應率眾頭領到飛虎寨，招魂哭奠了二鄒，安撫兵馬，一面差人將此事並輔梁謀劃，報知宋江。

且說宋江在萊蕪，與吳用督修城池墩煌，又聞知天彪等俱已奉旨升任，兵權愈大，清真山已奉旨改為清真營，設兵一萬六千名，又調登、萊、青三府兵丁各一萬二千名戍守，合計清真營兵，共五萬二千名。宋江、吳用震懼，商議新泰、萊蕪亦用重兵把守，便差人到山寨調花榮、史進、穆洪、黃信、朱武、楊林、鮑旭、孟康、陶宗旺、陳達、李忠、周通二位頭領，帶萬人馬前來，合計現在新萊二縣之魯達、武松、李逵、張清、楊雄、石秀、李俊、張橫、歐鵬、鄧飛，共有二位頭領。宋江便與吳用議定，派史進、朱武、陳達、鮑旭、孟康、陶宗旺、李忠、周通領五萬人馬，鎮守萊蕪；花榮、李俊、穆洪、李逵、楊雄、石秀、黃信、歐鵬、楊林領五萬人馬，鎮守新泰，其餘發回山寨，仍守舊職。分派已定，吳用又教傳取李雲、湯隆、凌振三人前來，以便製造器械。令方發，忽接到一件信息，乃是鹽山緊急事務。

原來宋江自那年鹽山敗績，施威、楊烈被斬之後，即派朱仝、雷橫幫同鎮守。宋江與吳用商議，教鹽山且自堅守，俟這裡東南兩處頭緒清理之後，再到北方用兵；又每年撥運梁山錢糧，去養給鹽山，以免其無食借糧，擾動官軍，所以鹽山一向平安。這日合當有事，同時撞出兩起禍來。

一起是梁山解運錢糧上的事。原來梁山運糧到鹽山，分兩路進發，一路由運河直達鹽山，一路由大清河出海口，海運送到。都係扮作客商，私通關津，一路無阻無礙，習以為常。這日，那河北廣平府總管陶震霆，到清河縣閱兵，查出宋江運河解糧一事，大怒道：「我境下豈容盜賊私行運糧！」便飭將弁嚴拿將來。陶震霆手下豈有弱將，一聲令下，將弁飛速前去，將賊兵打殺無數，拿得幾個活的，交縣嚴刑審訊，方知宋江還有大清河一路解運錢糧，便飛速移咨山東大清河一帶將官，一體查拿。適值張應雷調任山東濟南府總管，接得移文，大怒道：「官兵如此怕賊，還當了得！我拿了他，看他敢來犯這濟南府！」便發兵由大清河追上，把宋江的糧船都追拿轉來。將宋江兩路錢糧，一概沒入官府，這是一起。

還有一起，乃是鹽山自己撞的禍。那鄧天保、王大壽、朱仝、雷橫謹遵宋江的命，緊緊自守。無端有兩伙好漢，慕公明哥哥大義，要來入伙，因梁山路遠，就在鹽山結納。一伙是山東海豐縣蛇角嶺的頭領蟠海龍泰會、噴霧豹張大能、鐵臂熊萬侯大年；一伙是河北吳橋縣虎翼山的頭領拔山熊趙富、攬海大將趙貴、索命鬼王飛豹，各嘯聚六七千人，兩家各在本山附近村坊，搜括些油水，作贄見之禮，到鹽山來聚大義。不覺惱動那位天津府總管鄧宗弼，即刻點起本部人馬，不取他處，直攻鹽山。那虎翼山趙貴、王飛豹率領嘍另外來救。那鄧宗弼早已在他來路上，埋伏停當。笨賊不知就裡，正中其計，伏弩齊發，趙貴及一千人馬，俱死於亂箭之下。王飛豹領後隊，沒命鼠竄逃回。那武定府總管辛從忠聞報，也不同剿鹽山，便點本部人馬攻討本治下蛇角嶺。諒那伙賊人，如何對付得這位辛天將。交鋒一陣，萬侯大年吃辛從忠蛇矛洞穿而死。眾賊大驚，退入山寨，死守不出。那鹽山兩路援兵俱斷，鄧宗弼兵勢浩大，將鹽山團圍圍住。鄧、王、朱、雷四人力戰幾陣，兀自沒半分便宜，只得向梁山求救。

盧俊義聞報，忙遣燕青、呼延綽領兵赴援，中途被張應雷邀擊，只得逃回。盧俊義差人到萊蕪報知宋江。宋江聞報大怒，與吳用商議道：「新泰、萊蕪形勢未成，軍師未可輕離，待小可親去一走。」便抽動新泰頭領楊雄、石秀，領兵八千名，由小清河出海口，沿海赴鹽山，與鄧宗弼大戰一陣。鄧宗弼兀自當不住，忽陶震霆領兵前來助戰，殺得宋江大敗，兵馬損折二千。宋江退入鹽山，官兵悉力攻圍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忽然鹽山四面大霧，密密層層，迷得咫尺不辨人影，喜得宋江連稱天佑，忽報公孫軍師來也。原來數月以前，公孫勝因想起陳希真九陽鐘利害，便辭了山寨，逕赴薊州，尋羅真人去。此日轉來，路過鹽山，聞得宋江被官兵攻圍，分緊急，忙使個逼霧法，擋住官兵。既說到此，且將官兵如何措置，權擱一擱起。

且說公孫勝那日到了薊州二仙山，未進路口，遇見一個鄰人，知道老母半年前已經去世。公孫勝大驚，放聲大哭。奔到墓前，慟哭不已。坐了好歇，遂拔步到紫虛觀來。守門童子遠遠望見，定睛一看，道：「清師兄回來了，昨日師父正說起師兄。」公孫勝道：「師父在松鶴軒麼？」童子道：「在那裡。」二人一路說，一路走。公孫勝是走慣熟路，便進了紫虛觀，轉灣抹角，逕到松鶴軒來。看見真人正在雲牀上定性，公孫勝便參拜了，問了安。真人開言道：「一清，你也倦而知返了。」公孫勝道：「正是。一向違了師範，未來請安。老母棄養，一切殯葬，深蒙師父照應。」真人便與公孫勝敘話，卻絕不問起山寨中事務。公孫勝未便開言，只得陪著諾諾答應而已。便在觀中淨室住下，早晚伺候真人。

忽一日，真人論及形氣源流，公孫勝憶及九陽鐘一事，便請問道：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；正法邪法，同是一法。世有妄人，偷竊正法，以詐害萬姓，為害不淺。他不具論，只恐有一種煉就純陽異寶，絕非陰魁之倫，不畏烈日，不畏雷霆，不畏污穢，卻公然於光天化日之下，肆其毒害，實無法以御之。因想吾師有玄黃吊掛，乃純陰至靜之寶，未識可以制之否？」真人道：「可。玄黃吊掛乃先天靜一之炁所成，故能以靜制動，以定勝亂。但我輩煉此法寶，原為深山修養時捍御外魔，若用此以與世人鬥法，竊恐外魔未除，內魔先起了。」公孫勝聽罷，遂不便再說下去。

又是數日，公孫勝卻耐不得，便對真人道：「東京陳希真，吾師知之否？」真人道：「陳道子乃得道之士，汝等遠不及也。」公孫勝道：「吾師尚未知其詳，現在他嘯聚狼臂寨、青雲山兩處，害生靈，詐財帛，無所不為。」真人愕然道：「陳道子怎麼也錯了念頭？」公孫勝道：「不但此也，他仗些道術，於要路祭煉九陽鐘，詐害百姓。倘能破除了他，使他改悔，亦是無量功德。」真人歎道：「同是道中人，何苦傷些和氣。況且你急須回心，從此也不必再出山了。宋公明氣燄將終，汝尚不知悟耶？」公孫勝汗流浹背，從此不敢復則聲。退入私室，每靜夜思想真人之言，頗覺毛骨悚然。真人又每日與他談些玄妙，如此多日，漸把公孫勝心猿

伏鎖，意馬收韁。自此公孫勝便隨真人日日行些內觀之法，倒也靜而忘返。

忽一日，羅真人赴鄰縣一道友之請，吩咐公孫勝與童子看守洞府。真人去了三日不返，公孫勝在觀中，忽想來此一月有餘，未曾觀玩山景，遂信步出山門。一路松陰下，轉彎抹角，各處鬧觀，清幽之趣，果然不減當年。在一亭下略坐，望見前面一帶樓閣，公孫勝認得是移情樓，便閒步過去。原來這樓已有人改造過，較當年分外壯麗。公孫勝又鬧步一回，不覺出了一片蒼莽長郊。公孫勝正欲回山，腹中覺饑，又去觀已遠，因想前面村市人煙繁密，不如就彼買些糕餅充饑，便走到前村。忽聽得有人說：「我們去漁陽驛看鬧熱去。」公孫勝暗想：「是什麼鬧熱？」吃了糕餅，便順路到漁陽驛，果然人頭挨擠，異常熱鬧。公孫勝就在一茶棚坐下，茶博士過來泡了一碗茶。公孫勝坐著，聽那些人哄哄講動，方知是種輕略征遼得勝，紅旗報過此也。公孫勝猛然想起梁山之事，心中暗驚道：「不好了，趙頭兒原說待老種征遼得勝，便要教他來奈何我梁山，令番到其時了。匡叵雲陳二處又專喜和俺山寨作對，我此來原為求本師道法，先破那希真，本師不肯付法，如何是好？」想了一回，沒擺佈處，猛記起真人的話道：「既如此，且管了自己要緊，他們的事只好由他。」便坐下吃茶閒看。

也是合當有事，忽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「你這人好無信！只說就來就來，等了你兩個多月不來，你那哥哥急壞了！」公孫勝吃了一驚

猛回頭看時，乃是兩個後生，自在那裡打話，並非山寨中人尋來。公孫勝念頭被他提動，好生焦急，只得重複坐下。背後真有一人尋來，叫道：「請師兄，為何在這裡？」公孫勝回頭一看，只見一個道士從人叢中挨將過來。公孫勝定睛一看，認得那道士複姓東方，單名一個橫字，是通州白雲山師伯張真人的徒弟。當時相見了，敘了些闊別的話，便會了兩處茶鈔，兩人攜手出了茶棚，離了漁陽驛，到了一所僻靜涼亭。東方橫道：「久聞師兄聚義梁山，今日為何仍歸此地？」兩人本極知己，公孫勝便將陳希真九陽鐘怎樣利害，宋公明怎樣受困，自己怎樣來求玄黃吊掛，羅真人怎樣不許的話，說了一遍，便道：「如今我只得再求本師，借我吊掛，方可復到梁山。」東方橫道：「這使不得。令師既如此說，不可不依，將來誠恐悔之不及。」公孫勝道：「我非不知，爭奈宋公明哥哥處失了信，如何是好？」東方橫道：「既如此，待我假稱本師張真人之令，向令師借這吊掛與你，你去一破那鐘，隨即回來。」公孫勝道：「這使不得，豈可欺騙師長。」東方橫道：「且待我通州去了轉來，再作計較。」公孫勝便邀東方橫到前村沽飲三杯，又談些閒話。東方橫謝了，告別赴通州去。公孫勝仍回紫虛觀。真人已歸，各無言語。

過了半月有餘，東方橫自通州來，與公孫勝觀前松陰下遇著，便在石上坐地敘談。東方橫問起玄黃吊掛求到否，公孫勝道：「不曾。」東方橫道：「怎好？我在本師張真人前，亦替你求過，求本師來說個情。奈本師的話，也和你令師的話一樣。看來只得依我起先的法兒，賺了來再說。」公孫勝只是躊躇不決。東方橫道：「由你！你既要你那哥哥處不失信，又要師父前不說謊，那有兩全之道？」公孫勝道：「只好緩商。」東方橫道：「有甚商！你既怕去，待我替你到梁山去一轉。」公孫勝道：「吾兄肯替我去，卻是妙極。只是須本師前稟明，方可行得。」便同去見羅真人。

東方橫參拜了，稟了安，先敘了些別話，公孫勝便提起玄黃吊掛，因拜稟道：「弟子並非好勇鬥狠，不過與宋公明結義一場，也難為他倫常不謬，如此次破了九陽鐘，也算報答他過了，此後入山，可無遺憾。」真人道：「你為誰來？」公孫勝道：「此次不必弟子親往。」東方橫接口道：「弟子願代清師兄一住。」真人歎道：「業緣所到，雖銅牆鐵壁阻擋不得。一清，你既銳意欲往，我豈能留你？東方賢弟乃張師兄高足，豈是我可以遣發的？一清，你自去罷了。」便到室內取出玄黃吊掛，付交公孫勝，肩上了兩拍，道：「自愛，自愛。」公孫勝大喜，頂禮拜謝，便到住房中草草收拾了一口，叩別了真人，與東方橫同出觀門。東方橫道：「師兄早去早回，勿忘令師慈訓。」公孫勝應了，拱手辭別，取路下山。到了一柏陰亭下，公孫勝便息一息肩，忽想玄黃吊掛在包袱裡，恐致穢褻，不如放在箱裡，便打開包袱取將出來。忽見一鹿，到亭邊迎面來張。公孫勝猛抬頭，不防那鹿將手中玄黃吊掛銜去。公孫勝急前去奪，那鹿已飛奔而去。公孫勝大驚，急就那行李上，掣出那把松紋古定劍來，那鹿已跑到前面嶺上，走遠了一段路。公孫勝忙使天羅法，遁住了那鹿，只見那鹿在嶺上亂竄。公孫勝急追上去，那鹿見有人來追，一發亂逃，不覺墜落陡壁之下。公孫勝在壁上時，那鹿與玄黃吊掛同在溪邊磐石上。公孫勝紆途盤下，到了溪邊，取回那玄黃吊掛，那鹿已不見了。公孫勝喘息略定，知是真人指醒他，心中分凜凜。收了玄黃吊掛，覓路到了亭下，喜行李一物不失，便收束好了。不說一路曉行夜宿。

單表那日到了鹽山，知公明連戰餘日不利，被困山中，忙使逼霧法護住鹽山，便進寨內見宋江。宋江喜出望外，忙教迎人。宋江便將前番幾疑公孫失信，今番果不失信的話，敘了一番。公孫勝也將上項情事述了一番，與鄧天保、王大壽相見了。宋江便吩咐蒞筵，與公孫勝接風。公孫勝將取到玄黃吊掛的事說了，宋江大喜。當時公孫勝在鹽山聚義廳上，連作了七日的法，起了七日大霧。那鄧宗弼與陶震霆只得商議收兵而回，幸從忠亦早退兵去了。宋江等在鹽山安息了餘日。宋江、公孫勝、楊雄、石秀提了原來人馬，由鹽山起行，鄧天保、王大壽、朱仝、雷橫候送。

宋江等仍由海道進小清河，不日到了萊蕪。吳用等見了公孫勝，又聞得了玄黃吊掛，皆大喜。吳用告知陳希真打兗州，掃平飛虎寨，壞了鄒淵、鄒潤。宋江大怒，便傳令即日興兵，就請公孫軍師同行。公孫勝道：「且慢，那吊掛雖然到手，用法卻費周折。」宋江、吳用齊問何故，公孫勝道：「本師說此寶著掛在鐘上，其鐘無故自碎。今此事如何做得到？其次，須在一百八步以內，但任用一人，只待其鐘響時，將吊掛向鐘招展，口念『靈寶元宗粉碎虛空』八字，其鐘亦應聲而碎。若出一百八步以外，須步鬥布罡，持咒掐訣，許多禁法，方可破得。至出三百六十五步以外，無濟於事矣。那鐘係純陽煉就，響徹九里之外，雖持吊掛之人無所妨害，但一吊掛不能廣庇眾人，進了九里界內，持法之人早已孤身隻影，如何佈置？當思良法。」吳用繡眉道：「若如那年張家道口，任憑生人行走，並不稽查，我們只須黑夜進去，莫說一百八步，再近些也可去得。今聞其移在新柳營，不知他如何情形。」宋江道：「且待我統兵到彼，發人去探看形勢。」吳用道：「是極。但不可打草驚蛇，哥哥此去須假作回兗州之勢，俟探得形勢，驟然進兵。」宋江便教吳用仍守新泰、萊蕪。這裡再抽動新泰頭領黃信、楊林，隨同宋江、公孫勝、楊雄、石秀，帶領一萬人馬，向新柳營進發。

不日到了新柳西境外，距新柳尚有三站多路，前隊楊雄、黃信早已假向兗州去。當日宋江傳令安營下寨，使教石秀去新柳營探路。石秀道：「非是小弟不肯去，委實那年陳希真奪這青雲山時，小弟在此地廝殺過數次，恐有人認識小弟面貌。」宋江點頭，便差楊林去。楊林去了五日轉來，回報說：「小弟探得那鐘在新柳城西門外禹功山上，離城七里。小弟便到禹功山去，在山腳邊一小酒店坐下。聞說那鐘樓周圍一百四十四步，都是紅牆攔住；裡面外面，守鐘軍士五百名；那守鐘頭領，姓苟名英，也甚了得。」宋江道：「你混進他三百多步內去看過否？」楊林道：「他山上都有稽查，不能混入。」宋江道：「山高幾何？」楊林道：「山高二里，那鐘正在山頂。」宋江看著公孫勝道：「這便怎處？」公孫勝亦躊躇無計。楊林道：「那山腳邊，卻任憑生人行走。」宋江道：「終在三百六十五步以外，何濟於事？」公孫勝忙道：「楊兄弟，你且說山腳邊如何情形。」楊林道：「那裡是個客商聚集之所，五方趕集之人卻也不少，所以有三五酒店、飯店、茶店，還有一個肉鋪，並有菜行、油行、糧食行之類，一切炊餅果糕攤，也有好幾處。卻都是店屋，並無住家。」公孫勝道：「你在酒店時，望見鐘樓否？」楊林道：「望得逼明，六角挑起，彩畫壯麗。」公孫勝道：「山勢陡峻否？」楊林道：「山勢卻陡峻。」公孫勝道：「山腳坡上還可上去否？」楊林道：「小弟到的酒店，正在山坡上。」公孫勝道：「如此，還好設法。」宋江忙問何故，公孫勝道：「望見鐘樓逼明，其近可知。山高雖有二里，然因其陡峻直上，並非平地，若計其平距，當不過三四百步。又坡上尚可進去，定當在三百六十五步界內矣。」宋江道：「既如此，只好煩賢弟改扮了，親去一走。須早一日進去，小可統大兵隨後就來。」公孫勝領諾。

當時宋江傳令召轉楊雄、黃信，安排人馬。公孫勝扮作一個小行販，著了草鞋，穿一件舊短布衫，內係麻布抹胸，中藏那玄黃吊掛，挑一副舊籬擔。緩緩取路，走了三日，到了禹功山邊，叫聲苦，不知高低，那些店面盡行收拾，房屋盡行封鎖。原來苟英因探得宋江逗留境外，七八日不去，便知他不懷好意，一面飛報青雲山上陳希真，並新柳城內視萬年、王天霸，一面傳諭山下商賈等

盡行徙去。公孫勝見了如此情形，只得撒了籬擔，揀條僻路上山。天色已晚，且喜不撞見一人，便留心尋個安身之所。且喜走出小路，接著大路邊有幾個空篷廬，公孫勝便暫將進去，掩好篷門。

新秋天氣，一夜微涼，直到黎明，公孫勝挖開後窗一張，卻喜那鐘樓緊對看見。公孫勝曉得宋公明進兵就在此刻，便取出玄黃吊掛在手，就在篷廬內，將一切禹步禁咒，色色準備停當。只聽得山下人喊馬嘶，那鐘已嗶地飛聲。公孫勝忙開篷窗，將吊掛向仲招展，卻也作怪，那鐘安然不動，山下卻震倒了二百名前衝的嘍囉。山上公孫勝，山下宋江等，一齊大驚。公孫勝曉得腳下必在三百六〇五步界限之外，趁那鐘聲未絕，不暇多計較，便飛步出廬搶上山來，將吊掛再向鐘招展，方才聽得那鍾山崩崖倒的一聲響亮，好一似鏡鏡下地，金鼓喧天，一片聲紛紛墜落，把那口九陽神鐘化作粉碎鐵片。苟英大驚，眾軍士盡皆失色。宋江望見鐘破，便催動全軍，排山倒海價殺上。苟英對眾軍士道：「事已如此，新柳城危在頃刻，我只得和你們排死擋他一陣，讓新柳營好準備。」眾軍士應了。苟英仗著短劍，領眾殺下山來，與宋江大隊迎著，吶喊混戰。苟英力殺二〇餘人，宋江前隊大亂。怎奈寡不敵眾，苟英並一千軍士，都死於陣雲之中。那班被鐘震倒的賊兵，也都踏成爛泥。公孫勝早由小路逃回本陣。宋江見苟英已死，便催軍飛速攻新柳營。祝萬年、王天霸早已準備停當，兩下敵住。

卻說陳希真自打兗州回寨，奉得朝廷褒寵收復蒙陰的恩旨，陳希真加都監銜，祝永清、陳麗卿、樂廷玉、樂廷芳均加防禦銜，其部眾亦照官兵例賞恤。希真等舞蹈謝恩，大開慶賀筵宴，眾英雄無不歡喜。七日宴畢，休息軍馬，滿擬再過半月，重整戈甲，再攻兗州。不料事出意外，這日忽接到苟英飛報，知宋江屯兵新柳城外，希真當時升廳，聚集眾將商議。希真道：「那厮知我新柳營有九陽鐘，卻膽敢打從這路來，我料他必有破我之法，此事我須親去一走。」說罷，便教祝永清、陳麗卿、劉慧娘守寨，自己帶領真祥麟、謝德、婁熊，並五百名軍漢，到新柳營來。行至中途，離禹功山有八里之遙，忽聽得一片聲響亮，震天盈地，便道：「不好了，九陽鐘壞了！」便催眾人速赴新柳營。只見宋江兵馬已蟻附南門，希真領兵繞道進山腳土？，由新柳北門入城。祝萬年等迎人，希真方知苟英力戰陣亡，悲傷不已。

希真守城，宋江攻城，兩邊都是就敵，相持五日，毫無破綻。宋江對公孫勝道：「陳希真手下真無半個弱將，我只道破了他的鐘，這新柳城唾手可得，誰知竟有如此難攻。」公孫勝道：「請再攻幾日，如若不破，待小弟與他鬥鬥法看。」宋江依了。一面四路設伏，防青雲山、猿臂寨兩處兵馬來襲。這裡加緊攻城，又是三日，宋江毫無半分便宜。公孫勝已將丁甲神將祭煉停當，宋江大喜。

是日天高氣爽，風清日暖，宋江將兵馬出營，在新柳南門外列成陣勢，高叫：「對面城主出來，今番和你分個輸贏！」只見陳希真已在城上，大笑道：「宋賊，我豈懼你，你要來便來！」宋江大怒，把鞭向後一揮，左有楊雄，右有石秀，領兵吶喊一聲，直到濠邊，一面將箭矢往上飛射，一面掘土填濠。那邊希真，左有謝德，右有婁熊，策眾一面用防牌抵禦，一面矢石飛下。宋江見不能取勝，只得鳴金收軍。那公孫勝早已披髮仗劍，出馬陣前，口中唸唸有詞，那天地登時昏暗，喝聲道：「疾！」只見大風怒起，彤雲中眾目共見，無數金甲神兵殺奔城上。宋江大喜。忽見城內萬道金光射出，那些神將個個都倒戈控背而退，霎時不見，只見希真披髮持鏡立在城上。希真便將罡氣盡布在乾元鏡上，那萬道金光直射到宋江陣前，耀得宋江人馬眼光瞠亂，不能抬頭。只聽得城上擂鼓吶喊，希真兵馬已開城殺出也。宋江大驚，忙傳令拔陣飛奔。公孫勝忙使個太陰雲道法，就地起了〇里祥雲，蔽住金光，宋江兵馬方得歸營。希真亦收兵而回。兩邊各收了符法。

宋江對公孫勝道：「這賊道如此利害，怎好？」公孫勝道：「行軍打仗原不可全仗法術，我兵銳氣未墮，且設法攻擊，休要退卻。」宋江道：「軍師之言甚是，我亦想此番勞師遠來，不得半分便宜，就此退兵，實不甘心。況且兗州飛虎寨被他轟成白地，現在趕緊修築，工程浩大。我若此處退兵，他必隨去滋擾，兗州飛虎寨永無完工之日矣。」當時宋江、公孫勝兩人商議攻城之法，接連攻了七日，不能取勝。這日黎明，忽然大霧，須臾霧勢緊密，迷得目無所見，竟同黑夜。宋江前營，忽然大亂，喊殺連天。宋江大驚，弄得不知什麼頭路。若不虧這番霧氣騰騰，怎生教新柳城邊，殺退雁行鶴陣；鎮陽關下，重看虎鬥龍爭。畢竟那霧中喊殺是甚緣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